再现从政智慧 讲述珍贵经历

老领导人退休写书受热捧

叶晓楠

王 栋摄

截至5月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、中央纪委原书记吴官正在近日出版的《闲来笔潭》一书的印数已近40万册。稍早之前，今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、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推出的新书《看法与说法》，同样获得了可观的销量，市场反响良好。

近年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出书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业内人士认为，卸任领导人出书、把批示类文稿公开等现象，是政治透明的一种表现，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。

出书讲述难得经历

以领导人名字加“选集”（“文选”、“文集”）命名，以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、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。进入新世纪后的2006年8月，《江泽民文选》即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不少老常委的著作都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，日前，该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《乔石谈民主与法制》，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，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，吴官正《闲来笔潭》、《正道直行》等书都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
张振明对老常委们出书的类型作了一番梳理：这些书涵盖了多种题材，有综合性著作、专题性著作，还有回忆随笔类著作，其中多数为工作文稿，也有部分非工作文稿；体裁形式多样，包括文集、回忆录、随笔、日记、答问录等。

比如《李鹏三峡日记》，收录了李鹏自1981年至2003年6月的三峡日记，是一部全面反映三峡工程建设的最具权威性的作品。

一些老常委的书还具有鲜明个性特色，比如有相当艺术修养的李岚清连续出版了《李岚清教育访谈录》、《李岚清音乐笔谈》等书。

而《闲来笔潭》则是吴官正将自己退休后“闲时走走、看看、想想、议议”的诸多所得收录成辑，其中还有他创作的45幅蕴涵为人为官哲理的画作，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退休后所出版的很少见的具有文学趣味的著作。

出版反响良好

张振明认为，不少老常委出的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，为记录、研究党史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，因此每一出版，均受到政界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，有的还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。

比如李瑞环，从2005年开始相继出版了《学哲学用哲学》、《辩证法随谈》、《务实求理》和《看法与说法》等著作，其中《学哲学用哲学》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。在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看法与说法》一书，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李瑞环对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，市场销量很大，面对市场上频频传回的销售喜讯，出版社方面已组织安排了第二轮、第三轮印刷。

再如朱镕基，《朱镕基答记者问》和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（一至四卷）都销量巨大，这些著作收入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前总理的许多讲话、谈话、文章、信件、批语，诸多内容为首次公开披露。两书的发行量都超过了百万册，成为著名的畅销书。

张振明认为，老常委们虽然已经退休，但因为身份特殊，他们的书涉及的大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，很多书内含有他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件，反映出很多重大决策、重要政策出台的过程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解密。因此类似书籍一出，均引起极大关注。

吴官正的《闲来笔潭》至今发行量已近40万册，当当网、卓越网等网上书店每天的零售量在千册以上。“与严肃的工作文稿不同，这本书以平民视角和有情有义的真心话，配以骂‘脏官’、忧雾霾等有现实指向意味的画作，流露出作者的许多个人心声，很有人文趣味，受到读者热捧。”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张振明这样认为。

朱镕基著作

李瑞环

吴官正和夫人

李岚清著作

书中思想可供借鉴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，老常委们出书扩大了信息开放幅度，提高了政治透明度，不仅使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期大为缩短，同时也将该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，是政治透明度的表达。

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、党史专家谢春涛对本报记者表示，随着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，国家重大决策不仅跟领导人有关，也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人们对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、内幕以及据此预测未来发展趋势都越来越关注。因此，虽然这些老常委已经卸任了，但多年后回首过往，他们的总结和归纳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提供了重要的史料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财富。

“更重要的是，由于他们曾身居要职，具体参与了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，他们在书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和观点，也能为现在所借鉴，让政府更好地造福人民。”谢春涛说。

谢春涛同时认为，随着社会发展，一些限制会逐渐减少，领导人出书应该会越来越多。

5月7日，中国社科院发布了被称为“文学蓝皮书”的《中国文情报告（2012-2013）》。去年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《报告》同时发布的2012年“开卷”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显示，去年的“莫言热”并没改变文学作品的销售格局，郭敬明仍处于“畅销书霸主”地位。

排在畅销榜首的是郭敬明的作品《小时代3.0刺金时代》，他去年进入销量前20的另两本书是《夏至未至（2010修订版）》及《幻城》，其团队中的著名作家笛安也有《南音》（上、下）入围，而莫言的《蛙》和《丰乳肥臀》在排行榜的位置分别是11和16，进榜书中只有《百年孤独》和《围城》可以归为经典文学作品。

郭敬明排在畅销榜首，说明他的图书发行量巨大，也说明畅销书作家及其作品是如今大众读者首选的阅读对象。

郭敬明成“霸主”，我们该拒绝畅销书吗？

许民彤

我们的阅读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情形。这个《报告》的主编白烨介绍说，现在不仅图书，中国所有传统文学类刊物发行量加一起，也才仅仅抵得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。有的文艺评论家说：“在图书销量上，莫言敌不过郭敬明，严肃作家敌不过流行作家，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。在西方，托尔斯泰、莎士比亚作品也卖不过斯蒂芬·金的恐怖小说。大众离经典确实是越来越远了。”对当下经典被边缘化的阅读现状，感到无奈和悲观。

其实，我们也没必要感到无奈和悲观。郭敬明的书虽然无法和经典文学名著相比，但于人的心灵、精神世界也不能说是无所裨益。阅读生活中的评判人是读者自身，只要他开始阅读，终将分辨出作品的高下。

如今，畅销书作为一种图书种类，已经深入我们的阅读生活：畅销书作家把为读者写作、为市场写作作为生存的一个条件；畅销书与当代社会生活最为接近，与时代的变化联系最为密切。我们对“畅销书”显然应有更深、更广泛的理解。我们无法拒绝畅销书，只期望有越来越多像史蒂芬·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那样探讨人类终极问题的书成为畅销书，也期望畅销书的文化品位与其销量并行不悖。

马瑞芳别解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

古代长篇人情小说以《金瓶梅》为始祖，以《红楼梦》为顶峰。二者虽有雅俗之分，却都是中国文学史难以企及的高峰。山东大学教授、博导马瑞芳以侦探眼光烛幽揽胜，从细枝末节挖掘“微言大义”，给二者以新颖解读。《红楼梦风情谭》用灵动、简约散文笔法赏玩《红楼梦》旖旎风光、绝代风情，从暗喻薛宝钗“热毒”品性的冷香丸、冰山雌凤的朝阳五凤钗，到园林建筑、琴棋书画、饮食茶酒等，条分缕析，展现贵族社会风情；《金瓶梅风情谭》洞察用小物件、小饰品勾连的人生悲欢、家庭兴亡，如女一号潘金莲居然用脚丫子命名，西门庆骑白马招摇作秀，宋惠莲被一条裙料拉下水，雪狮子猫成了杀人暗器……专家们认为，商务印书馆精心制作两本“风情谭”，不失为高端学术出版社传播经典、普及学术的一次成功尝试。（**厚艳芬**）

我们仨的“读书相”

李 娟

最喜周末有雨，哪儿也去不了。我们仨，尤其爱动的儿子和爱出去瞎晃悠的老公，统统被一张雨帘挡在家里，一块读读书。

儿子通常是戴了耳塞，伴着手机音乐，捧一本郭敬明或者《口才与交际》之类的杂志，下巴一点一点的，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。这让我想起初中学的课文：“从门到窗是七步，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。”这孩子原来不太喜欢读书，可自从到了恋爱年龄，从扒拉优美句子写情书开始，兴趣被点燃了。怪不得哲人说，恋爱加速人成长呢。

老公则坐在沙发上，看他着迷的名人传记。他喜欢将书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，左手捏住下巴尖子，有时下意识地一下一下揪自己的胡子，右手则拿支铅笔，圈圈画画。老公看书时，我不敢看他表情，因为他看到投入时非常搞笑：眼睛一眯，眉头一拧，嘴还前嘟后撇的动，活脱脱像个要哭的小孩。有时我和儿子读累了，就结伴躲在远处偷窥他，当我们憋不住笑出声时，被惊醒的老公抬起茫然的眼睛，问一句：“什么情况？”儿子就把他刚才的表情夸张地学给他看。老公红着脸拼命否认，还说：“我自己还能不知道？”

我读书通常是平躺床上，把心爱的文学书高高举着看。这是一个闺蜜暗授的秘籍，据说，可以避免坐着看书长眼袋。闺蜜快50岁的人了，但皮肤一点不松弛，也不见皱纹，比同龄人显得年轻10岁还多，这使我对她的秘诀深信不疑。

有时闭上眼睛想，是读书，让我们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美好，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、和谐，摸一摸手里光滑的书页，感激得有点想流泪。

外面雨声淅沥，室内墨香氤氲。这样的周末，真好！

神州

唐师曾：我的书房就是这个世界

张稚丹 文/图

一见面，唐师曾就表达了对“战地记者”这个标签的强烈反感：“什么是战地记者？英语根本就没有这个词。我和别人没什么大的不同，不过是用现代的摄影手段像太史简啊、董狐史啊一样对现实进行客观记录罢了。”貌似谦逊，细琢磨起来那是对自己更高的期许啊。

他眼神清白坦荡，笑起来嘴角又带一丝蔫坏，这使他看起来显得很孩子气。

在他的生命里，有三个对他精神世界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，一个是充满反叛精神、记者出身的肖乾，他怀疑自己，自省、自嘲、自趣，受过西式教育又热爱北京城；一个是始终在主流之外的老北大人张中行；另一个是季羡林。

1979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唐师曾，以一种类似于古希腊、罗马的悠闲态度来读书，用张中行的话来说叫“翻篇儿”。每看完一个作者的书，再找反对他的人的作品来读，对照审视，得出自己的判断。

一天，在图书馆“翻篇儿”的他意外地看到一本摄影集，张张照片再现了1900年慈禧指使神机营烧毁使馆区、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恩海被处死、清政府在东单建克林德牌坊赔礼道歉那段历史，联想到校园里的斯诺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作者）塑像，他不由轻声嘀咕：“这是个好活儿。”

1987年，唐师曾放弃政法大学的教职考入新华社，提出建立新闻闪击队的倡议，现场拍摄突发事件——洪水、地震、试管婴儿、尚不出名的崔健的演唱现场、还未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……他能够敏感地嗅出最有价值的新闻，并及时赶到。之后他把视线投向国外，独自潜入伊拉克，辗转于交战双方；采访卡扎菲、穆巴拉克、阿拉法特、拉宾、佩雷斯、沙龙、曼德拉等军政要人……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了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、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、《我在美国当农民》、《我的诺曼底》、《一个人的远行》等书，用文字和照片记录历史的变迁、战争的创伤、宗教的神秘、种族间的仇视，人类对死亡、战争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对生命、和平的渴望。

“中文书没什么可看的。市面的书大多是抄的，有几本有价值？”他痛恨把真实美化修饰成另一个样子的文字，提出了“真书”的概念：一是作者亲自到场；二是对时间、空间、地点等纯客观的把握；三是有文化的延伸；四是有自己独立的说法；五必须是文学语言。他以自己正在作序的《基地秘史》为例：一本书，出版不到一年，竟然有56个版本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作者曾与拉登共处几昼夜，掌握了大量真实素材，唐师曾对他简直充满了妒忌。

唐师曾现在同时在写两本书，一本是往远处走的《唐师曾取经》，记述他2003年一个人开车去印度、阿富汗，90天行走3万公里的“新唐僧取经”路；另一本是近处的，《我家住在什刹海》，这里有很多名人故居，他和不少人交往过，了解这里的历史和现状。“我的笔就是我的腿和手，我的书房就是这个世界。”

对很多人来说，唐师曾是一个实现了所有梦想的传奇——神农架寻找野人、在海拔5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；参加印尼555世界汽车拉力赛，参加南极考察，单人驾车环游美国、在枪林弹雨中采访……但这些充满英雄主义的举动令他付出重大代价，很多时候一个人默默奔波，没人交流，发炎自己吃药，受伤自己裹巴裹巴。1997年，他因受伊拉克辐射伤害患“再生障碍性贫血”，2003年，崔永元又发现他得了重度抑郁症。问他是否后悔，唐师曾说：“我自知不是勇敢的人，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，盼望有限的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。”

唐师曾在书房

名人书房